

一只玉杯，一部传奇

文◎张 印



朱强饰演陆炳、黄柏雪饰演汤勤、窦晓璇饰演雪艳

口就出现雪花飞舞的奇观。而且用此杯斟酒，夏日无冰自凉，冬天无火自温，因此又称之为“温凉盏”。《一捧雪》原本是明末清初人李玉所作，为“一人永占”系列传奇的第一部。京剧从昆曲移植而来，是一出唱念做舞并重的经典做工老生戏。又由于剧情的惨烈悲壮，演出经久不衰，感动了千万观众。

京剧《一捧雪》，又名《搜杯代戮》《蓟州城》《莫成替主》。故事讲述明代嘉靖年间，太仆寺卿莫怀古偶遇卖字画为生的裱糊汤勤，携其回府以为幕宾，后又带其进京，荐于权奸严嵩之子严世蕃手下当差。汤勤既垂涎莫怀古二夫人雪艳美色，又希冀攀附严世蕃之势得享荣华富贵，遂唆使严世蕃索取莫家祖传珍宝“一捧雪”玉杯。莫怀古以贗品献之，被汤勤识破。严世蕃大怒，至莫府搜杯，幸有家仆莫成将“一捧雪”藏匿，使之得以保全。莫怀古惊恐之下，携雪艳弃官而逃。不料正中汤勤奸计，严世蕃命校尉追至蓟州，将二人拿获，又令总镇戚继光将之就地处死。戚继光与莫怀古原是故交好友，苦于无计相救。莫成与主人面貌相似，自愿赴法场替死，救莫怀古逃脱。雪艳和假人头被押进京城，交锦衣卫正堂陆炳审问。

“一捧雪”古音读作“一讽谑”，它是明代著名的玉杯，据说只要往杯中斟上美酒，杯

这出戏的主角是莫府之仆莫成，京剧中有忠义救主的所谓四大义仆戏，《一捧雪》是其中之一。在清代画家沈蓉圃的《同光十三绝》中，就绘有张胜奎饰演《一捧雪》莫成一角的画像。老生后“三鼎甲”里，汪桂芬和谭鑫培均擅演此剧。此外，刘景然、贾洪林演这出戏也很出名，后学无不受其影响。

1920年，余叔岩在百代公司录制了《一捧雪》里的“二黄导板、回龙、原板”一段，系该剧核心唱段。首句“一家人只哭得如酒醉”的“醉”字后面，以嘎调唱出，响遏行云，撼人心魄，将一个义字当先的家仆面对主人一家发生危难却无计可施时，内心的苍凉悲愤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，令闻者为之动容。

余叔岩这张唱片录音里有唱念、有锣鼓，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他早期学谭（鑫培）的成绩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，当时很受欢迎，评价极高。谭鑫培在《桑园寄子》的唱片里有三个叫头，余叔岩这段唱腔里也有三个叫头：“老爷！

大人！哎，夫人呐！”仿佛有意要展示一下学习成果。但由于唱片时间的局限，最后一句“实实在在地难坏了小莫成”，打个住头就完了，而实际舞台演出中，是单槌“莫成”两字叫散，之后改双槌起叫头，与录音小有出入。

京剧史上有“南麒北马”之说，周信芳和马连良，一南一北，虽表演风格不同，但却都以做工擅长，像《四进士》《打严嵩》《清风亭》等剧目，二人演来各有千秋、不分伯仲。

周信芳扮的莫成，髯口戴“黑三”，认为这样在形象上接近莫怀古，更合乎戏理。老本子里有一场戚继光巡更的情节，周信芳觉得一个堂堂八台总兵为家奴熬夜吃苦，有悖情理，又查了《古本戏曲丛刊》中的《一捧雪》，并没有这场戏，就把它删去了。

周信芳十分注重对角色的心理分析，他认为“莫成替死好演，但莫成不愿死却又不得不去死，就不好演了”。莫怀古待莫成如何呢？从剧情中的一些细节可以看出端倪。严世蕃搜杯时，莫成带着杯子躲藏起来，为主人消弭了一场大祸，回来时反而被莫怀古迎面给了一记耳光。莫府的大公子对莫成的儿子文禄也是“开口就骂，举手就打”，因此莫成才放心不下，死前请求主人对自己的孩儿要另眼看待。莫成的“自愿”替死，实际上是被封建礼法逼上了绝路。

最后到了法场，莫成喊叫“想我莫、莫、莫……”几乎要把自己的真名说出来了，这时雪艳提醒他：“老爷，你要放明白些！”戚继光也提醒他：“刀斧手，把莫怀古绑紧些！”暗示莫成，不要说错话。莫成此时近乎精神瘫痪，抽搐呜咽地迸出了最后一声：“……我莫怀古，死的好不瞑目也！”临死之前，莫成想吐露心声又怕泄露真情，不予吐露又于心不甘。周信芳每演到此处，便以长达一分多钟的脸部抽搐表情，酣畅地展示了角色的复杂情感，观者掌声雷动。

1929年，马连良在蓓开公司录制了《一捧

雪》里的唱腔。他另辟蹊径，自出机杼，与当时流行的余（叔岩）派唱法有所不同。余叔岩唱得挺拔刚劲，着重表现莫成束手无策的焦急愤懑。马连良则唱得刚柔并济、委婉曲折，在表现莫成情急无计的同时，又显露出些许哀怨悲伤。导板一句，他改唱为“这一家人只哭得珠泪滚滚”，与后面回龙、原板同属“人辰辙”，使整个唱段辙口一致，听上去更加顺畅悦耳。接唱：“那一旁哭坏了雪氏夫人，戚大人八台官，救不了家主爷的命，老爷呀！蓓州堂闷坏了我小莫成。”在马连良的这张唱片里，还收录了莫成的大段念白，节奏急缓有致，感情充实饱满。

马连良出科后，一度在名旦朱琴心的班社演出，就曾以《一捧雪》获得美誉。至1934年，马连良又排演了全部《一捧雪》，自《过府搜杯》起，接《审头刺汤》《雪杯圆》，到《祭雪艳坟》为止。戏里他先演莫成，再赶陆炳，最后饰莫怀古，演出长达四个半小时。

一般演莫成，头戴直筒罗帽，身穿海青衫，腰系杏黄鸾带，足蹬厚底靴。马连良改为头戴软胎绒制小罗帽；鸾带颜色介乎于蓝绿之间，只有一寸半宽，系法也很新颖，与传统不同；脚下改穿方口皂鞋，内衬大袜。而且他还恢复使用“黑二涛”髯口，这种髯口短一些，下边呈圆弧形，戴在颌下，乌光闪闪，柔顺平伏，看上去十分飘逸。

马连良在这出戏中，利用曲牌的节奏创造出符合人物感情的动作，非但不重复，而且与身段配合得极为合适。比如莫成三次使用“水底鱼”锣鼓出场。第一次是在幕后喊“走哇！”右手托鸾带出来；第二次仍在幕后喊“走哇！”但出场后急速转身背向观众，边走边回头观察，一副惶恐之状，因为严世蕃过府搜杯刚刚离去；第三次是莫成与主人中途失散，他心情急切地出场。虽然三次出场都用了同一锣鼓，但却丝毫没有雷同的感觉。

当剧中莫成提出赴死，莫怀古慨叹：“这世界之上，哪有人替人死之理？”一般演出，莫成接下来的念白是：“老爷讲什么无有人替人死的道理，小人有辈古人讲来老爷一听……昔日杨生好犬，酒醉带犬倒卧在荒山，有那不晓事务的牧童，他就放火烧荒，看看那火烧在杨生的身上，那犬见事不好，翻身跳下山涧，以水将火熄灭。可叹那犬，它就累死在荒山。杨生醒来，对天叹曰：马有垂江之意，这犬有救人之心。想这禽兽尚有救主之意，何况我莫成呐？”而马连良则改为楚汉相争时，大将纪信替死的故事：“霸王领兵攻荥阳，城内困住汉刘邦。纪信假扮汉王样，替主赴难去诈降。……因此刘邦乘机打从西门逃走，霸王才知中计，追之不及，怒恼之下，他就放火将纪信烧死营中。后来，刘邦整顿人马，在九里山前与霸王交战，逼得霸王在乌江自刎身亡。那时若无纪信替主丧命，焉能汉室一统？今日替老爷一死，为的是留下老爷有用之身，日后也好报仇雪恨！”经这样一改，深化了主题，使比喻吻合于剧情内容，更加合情合理。

莫成决心替主一死，又想起自己七岁的孩子，悲从中来：“文禄！我儿！今日盼为父的回去，明日盼为父的回去，盼来盼去，将为父盼到枉死城中去了。哎！今日替老爷一死，乃是正当之事，我哭的什么？嚎的何来？嘿嘿，必须要大笑三声！”这“三笑”悲惨无比，笑声层次分明，富于情感变化，让人不仅觉得是笑中带泪，甚至可以说是笑中带血，倍感心痛。

无论是周信芳还是马连良，都常将《一捧雪》和《审头刺汤》连演，前后分饰莫成与陆炳。《审头刺汤》故事接续前情，讲述莫成挺身代主受戮后，人头解京，由锦衣卫陆炳奉旨勘审，汤勤生疑，一同会审。堂上陆炳与汤勤斗智，利用汤贪心色欲，佯将雪艳断给汤勤为妾，平息风波。并诱导雪艳在洞房中刺死汤勤，报仇后自尽。

梨园有谚云：“文怕《西厢》，武怕《截江》，半文半武怕《审头刺汤》。”剧中陆炳的机智敏锐，雪艳的贞烈，及汤勤前倨后恭、以怨报德的小人嘴脸，被呈现得淋漓尽致。三人在公堂上斗智斗勇，暗潮涌动，扣人心弦。《审头刺汤》经马连良反复雕琢，成其代表作之一，他游刃有余地塑造了陆炳极具城府又不失正义的朝官形象。一方面他痛恨汤勤的忘恩负义，另一方面又要谨慎自保，面对汤勤的步步为营、咄咄逼人，不卑不亢，巧妙周旋，最终定计将汤勤置于死地，也成全了雪艳。这出戏“前白后唱”，其中《审头》一折讲究的就是念白，陆炳和汤勤，一生一丑，势均力敌。马派的陆炳沉稳威严，既对汤勤冷嘲热讽、占尽风头，又显得老成持重、正气凛然，将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或绵里藏针，或弦外有音，或开门见山，张弛有度，节奏鲜明。马连良的念白沉着有力，韵味十足，把陆炳的心理变化细致入微地表现出来，念白如演唱一般具有强烈的感染力。其中有一段特别精彩，当汤勤狐假虎威，称“严爷虽非狼虎，却有些虎狼之威”时，陆炳不禁一阵冷笑，说：“方才老夫问道：那严府是狼？你说他不是狼；是虎？你又说不是虎。纵然是狼，我有打狼的汉子；纵然是虎，我有擒虎的英雄！想我陆炳，乃二甲进士出身，自为官以来，一不欺君，二不枉上，三不贪赃，四不卖法。我做官，做的是嘉靖皇上的官，又不曾做他严府的官，又不是他严府的走狗、家丁，使唤的奴才！我奉了天子明诏，在此审问人头，你不过奉了严大人一句话，来此看审而已。我与严大人一殿为臣，不过是看其上而敬其下，才赐你一个座位。谁知你反客为主，越俎代庖，你既这样不知自爱，言语猖狂，依仗权势，藐视朝廷，岂不是尊而又大，颠而又狂？啊啊，好一个汤老爷，你在我这锦衣卫大堂这样的摆来摆去，我又不买你的字画！想你这样无耻之辈，势利小人。左右，撤座！”一番话三百余字，铿锵有力、嬉笑怒骂、辛辣尖刻，

不仅道出了角色的性格与感情，也表现出马派念白“俏皮流利，舒展明爽”的特点，抑扬顿挫、轻重急徐、高低快慢，都把握得非常到位，十分传神。

《一捧雪》和《审头刺汤》本质上反映的是明嘉靖年间严嵩、严世蕃父子与海瑞等人的政治斗争，海瑞集团就包括了戚继光、陆炳等人。戏里严嵩、严世蕃、海瑞虽然都未出场，但通过这一件明代奇案，也足以体现双方角力的锋芒，可见一斑。又以传奇故事来表现，更显创作者之高明。

我国传统文化中，敬重的是舍生取义，憎恶的是忘恩负义。在京剧《一捧雪》里，替主赴死的莫成和卖主求荣的汤勤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“一捧雪”还有另一层寓意，藏宝犹如双手捧雪，雪凝即有，雪融即无，世事无常，劝世人切“莫怀古”。

1986年，作家汪曾祺为北京京剧院新编《一捧雪》，对莫成的心理作了更深的揭示。试图通过这出戏，让观众看到过去的等级观念，对人的毒害是多么惨烈。他在剧本前言中这样写道：

“许多旧戏对今人的意义，除了审美作用外，主要是它有深刻的认识作用。莫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，但他的奴性，他的伦理道德观念，是我们民族心理的一个病灶。病灶，有时还会活动的。原剧是可以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的。我们可以由此想及一个问题：人的价值。”

北京京剧院的前身是以马连良、谭富英、张君秋、裘盛戎为领衔主演的北京京剧团，对流派艺术传承一直十分重视，且成绩斐然。

《一捧雪》和《审头刺汤》都是该院久演不衰的传统剧目，马派传人马长礼、张学津、朱强等几代艺术家，数十年来经常演出，受到观众欢迎。

近年，北京京剧院又以这两出骨子老戏为基础，推出了小剧场版的《明朝那点事儿——审头刺汤》。本着“老戏出新，新戏如旧”的



朱强饰演陆炳

创作原则，剧本经过整理改编，简洁的舞美灯光设计有内涵却不抢戏，伸出式的舞台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，表演和情绪都能紧密互动，又增加了检场和讲述人，在保留传统艺术精华的同时，用新的形式感打通了戏里戏外、台前台后的界限，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观剧体验，剧场虽然变小了，但京剧之美却被放大，并展现出其时尚的一面，为经典传承另辟蹊径，演出获得广泛好评，也赢得了更多青年观众的青睐。

这出《一捧雪》，在戏曲舞台上演出了百余年，经几代京剧名伶的加工创造，使之成为剧坛瑰宝，流传至今。不仅因为故事充满张力，唱念富于特色，更是由于戏中倾注了对世事变幻的洞察，对人情世故的体味，对是非善恶的判断。舞台上鲜活的人物形象，曲折感人又动人心魄的戏剧冲突，不仅让人看到了一个复仇的故事，更可以让人透过这些人物关系，解读到一段深刻的爱恨情仇。它是一部梨园经典，更是一篇警世之作。

(编辑·宋冰华)

e-mail ice7051@sina.com